

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

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卷

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(一)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编选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

复旦中文学学科建设丛书

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卷

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（一）
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编选



创于1897

商务印书馆

The Commercia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.一/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
古文字研究中心编选.一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
(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卷)
ISBN 978-7-100-15476-5

I. ①探… II. ①复… III. ①出土文物-文献-中国-
文集②汉字-古文字学-中国-文集 IV. ①K877.04-53②H121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73949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探寻中华文化的基因(一)

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卷
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编选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76 - 5

2018年1月第1版 开本710×1000 1/16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26.5
定价:72.00元

前 言

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的开始,追溯起来,应当至1917年国文科的建立,迄今一百年;而中国语言文学系作为系科,则成立于1925年。1950年代之后,汇聚学界各路精英,复旦中文成为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重镇,始终处于海内外中文学科的最前列。1980年代以来,复旦中文陆续形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(1981年)、古籍整理研究所(1983年)、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(2005年)、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(2014年)等新的教学研究建制,学科体制更形多元、完整,教研力量更为充实、提升。

百年以来,复旦中文潜心教学,名师辈出,桃李芬芳;追求真知,研究精粹,引领学术。复旦中文的前辈大师们在诸多学科领域及方向上,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,他们在学问博通的基础上,勇于开辟及突进,推展了知识的领域,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又以海纳百川的气度,相互之间尊重包容,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,造成复旦中文阔大的学术格局和崇高的学术境界。一代代复旦中文的后学们,承续前贤的精神,持续努力,成绩斐然,始终追求站位学术前沿,希望承而能创,以光大学术为究竟目标。

值此复旦中文百年之际,我们编纂本丛书,意在梳理并展现复旦中文传统之中具有领先性及特色,而又承传有序的学科领域及学术方向。其中的文字,有些已进入学术史,堪称经典;有些则印记了积极努力的探索,或许还有后续生长的空间。

回顾既往,更多是为了将来。我们愿以此为基石,勉力前行。

陈引驰

2017年10月12日

出版说明

本书系为庆祝“复旦大学中文学科百年”所策划的丛书《复旦中文学科建设丛书》之一种。该丛书是一套反映复旦中文百年学术传统、源流，旨在突出复旦中文学科特色、学术贡献的学术论文编选集。由于所收文章时间跨度大，所涉学科门类众多，作者语言表述、行文习惯亦各不相同，因此本馆在编辑过程中，除进行基本的文字和体例校订外，原则上不作改动，以保持文稿原貌。部分文章则经作者本人修订后收入。特此说明。

编辑部

2017年11月

目 录

释殷墟甲骨文里的“远”“𡗗”(迓)及有关诸字	裘锡圭	001
释甲骨文中的“役”字	刘 钊	014
甲骨金文旧释“𩇑”之字及相关诸字新释	陈 剑	059
论周原甲骨和楚系简帛中的“囟”与“思” ——兼论卜辞命辞的性质	陈斯鹏	104
释甲骨文中的“𠂔”(冲)	金 赫	125
卜辞“中录”补证	苗 丰	132
“或”字补说	谢明文	136
说金文“𩇑”及相关之字	邬可晶	158
释卜缶	广濑薰雄	188
战国文字中的“许”县和“许”氏	周 波	196
乌氏扁壶与商鞅变法前的秦国量制	葛 亮	206
六年冢子韩政戈补考	石继承	230
楚铜贝“𡗗朱”的释读及相关问题	刘 刚	242
汉君忘忘镜铭新研	蒋 文	253
从战国文字所见的类“倉”形“寒”字论古文献中 表“寒”义的“滄/滄”是转写误释的产物	郭永秉	270
楚竹书《周易》释“𩇑”之字申说	侯乃峰	292

简牍人名(双名)释读札记	施谢捷	301
玺印人名研究(六则)	田 炜	330
河南平輿出土两汉封泥拼缀十四则		
——兼论封泥拼缀的标准	张传官	346
六十甲子衰分数术考	程少轩	374
读肩水金关汉简“马褫祝辞”小札	刘 娇	392
唐五代韵书与敦煌文献的解读	张小艳	398
魏晋南北朝石刻俗字考释	梁春胜	411
编后记		416

释殷墟甲骨文里的“远”“𡗗”(迓)及有关诸字

裘锡圭

《屯南》著录的一版三、四期卜骨有如下二辞：

(1) 王其田𡗗，湄日亡戕(灾)。

(2) 其𡗗田，湄日亡戕。

屯南 3759

二者前后相次，当是对贞之辞。(1)的“𡗗”字，按照卜辞一般文例似应是地名。但是此辞的“其田𡗗”跟(2)的“其𡗗田”对贞，“𡗗”显然不是地名(如是地名，应该说“其田𡗗”或“𡗗田”)，所以“𡗗”也有可能不是地名。有一条三、四期卜辞说：

(3) □其田于□(此处所缺一字当是地名)，其𡗗，[湄]日亡戕。

合 28705

此辞“𡗗”字紧接“其”字之后，词性显然跟(2)的“𡗗”字相同。据此可以推定(1)的“王其田𡗗”应该理解为“王其田，其𡗗”或“王其𡗗田”，“𡗗”不是地名，而是意义跟“𡗗”相对的一个词。

在《后编》著录的一对三、四期卜辞里，也有彼此相对的“𡗗”“𡗗”二字：

(4) 于𡗗。

(5) 才(在)𡗗。

后下 42·8^①

① 此版即《合》30273，可与《后》下 34·8(《合》30687)缀合。自《甲骨文编》以下多将“𡗗”字误摹为“依”。

“偃”字不识,但是从有关卜辞可以约略推知其意义:

(6) 王其乍(作)偃于旅□邑□其受□ 后下4·8【《合》30267】

(7) □其乍王偃于兹衍□ 宁2·113

(8) 丁卯王其𠂔牢偃,其宿。

(9) 弼(勿)宿,其每。 粹1199【《合》27805】

(10) 于孟偃,不雨。 粹779【《合》30271】

从上引卜辞看,偃似是性质跟后世的行宫相类的一种建筑。牢偃、孟偃是建筑在牢地、孟地的偃。牢和孟都是商王田游常到的地方。

在上引那对卜偃之辞里,“𠂔偃”之前用“在”字,“𠂔偃”之前用“于”字。这很值得注意。商朝人卜问祭祀时日的卜辞,如果以“今”与“翌”“来”对贞,往往在“今”字前用“𠂔”字^①,在“翌”“来”前用“于”字,如:

(11) 𠂔今夕酒。

(12) 于翌日[夕]酒。 甲578【《合》30842】

(13) 𠂔今日。

(14) 于来日。 外94【《合》29734】

如以“翌”与“来”对贞,往往在“翌”字前用“𠂔”字,在“来”字前用“于”字,如:

(15) 其又(侑)大庚,𠂔翌日酒。

(16) 于来日庚酒。 京津4204【《合》27167】

总之,在卜问祭祀时日的时候,如果对贞的两条卜辞所用“介词”不同的话,一定是所卜时间较近的用“𠂔”,较远的用“于”(《论集》编按:陈梦家在《综述》227页已指出“卜辞近称的纪时之前加虚字‘𠂔’,远称者加虚字‘于’”)。上引卜偃之辞里“在”和“于”的关系,跟这类卜辞里“𠂔”和“于”的关系是相类的。由此可知𠂔偃和𠂔偃当有远近的不同。

根据“𠂔”“𠂔”二字的字形,结合上述卜辞文义上的线索来考虑,可以断定

^① “𠂔”读为“惠”,用法与“惟”相近,参看唐兰《天壤阁甲骨文存》第30片考释。

“𡗗”应该释作“遠”(远)，“𡗗”应该释作西周金文借作“邇”(迺)字用的“𡗗”。

下面先讨论“𡗗”字。

三、四期卜辞里有写法跟“𡗗”很相近的字，简体作：

(17) 于亡□

(18) 于𡗗𡗗(擒)。

(19) 于𡗗。

屯南 2061

按照汉字构造的原则来看，这个字应该是从“彳”“𡗗()”声的一个形声字。根据西周金文里的有关资料，可以知道这个字就是“遠”字。

这个字的声旁跟西周金文“𡗗”字的声旁相同。“𡗗”“袁”古音极近。小篆“𡗗”字作，从“目”“袁”声。西周金文“𡗗”字有以下一些写法(据《金文编》184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：见 1985 年版 234 页)：

  

声旁作  等形，跟上举那个甲骨文的声旁显然是一个字。西周前期铜器遽伯簋有如下一字(《金文编》79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：见 1985 年版 98 页)：



旧释“還”(还)，其实也是从“目”“𡗗()”声的“𡗗”字。前人把“又”和“衣”的下部合在一起看成趾形，因而误释。古文字从“彳”从“辵”通常没有区别，金文“遠”字就有从“彳”的写法(《金文编》83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：见 1985 年版 104 页)。所以上举那个甲骨文应该就是“遠”字。

“俊”应该是从“彳”“夊”声的形声字。如果研究一下“夊”字跟用作“遠”、“𡗗”二字声旁的字的关系,就可以肯定“俊”字也应该释作“遠”。

“夊”字见于属于第一期的关于甲骨来源的刻辞:

(20) 入五十。

乙 7200【《合》5884】

(21) □

乙 2650【《合》18165】

还见于下列三、四期卜辞:

(22) 𠂔(𠂔)庸才八,又(肉?),其.

粹 518【《合》31012】

《甲骨文编》把它隶定为“𠂔”,附于“又”部之末。^①《粹编考释》认为这个字是“裘之异文”,不可信。(《自选集》编按:《怀》1138 有残辞“𠂔𠂔”,“夊”上一字尚残存底部,似是“其”字。)

在三、四期甲骨文里还有在“夊”上加“○”而成的一个字:

(23) 来廼令生(往)于

合 27756

这个字跟无疑是一个字。甲骨文或作【编按:此例不确,应取消。陈剑指出见《合》20333,实为卜、𠂔二字,注④所引文误合为一字】,或作,^②与此同例。于省吾先生认为“○”是“圆”的初文,“袁”字本从“○”声。^③其说可信。所以这个写作等形的字,应该分析为从“夊”“○”声。

在古文字里,形声字一般由一个意符(形)和一个音符(声)组成。凡是形旁包含两个以上意符,可以当作会意字来看的形声字,其声旁绝大多数是追加的。也就是说,这种形声字的形旁通常是形声字的初文。例如:“寶”(宝)字本作

① 甲骨文里又有等字,当是字简体的异形。《甲骨文编》把它们跟“𠂔”字混在一起(第 125 页),是错误的。

② 见于省吾《甲骨文字释林》,第 366 页。

③ 《录遗》序。

(《甲骨文编》317 页),象屋中有贝、玉等宝物,后来加注“缶”声而作 (《金文编》410—416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 1985 年版 516—522 页)。“耜”字本作 (《甲骨文编》202—203 页),象人蹠耒而耕,后来加注“昔”声而作 (《金文编》231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 1985 年版 292 页)。如果不算那些在一般形声字上追加形旁而成的多形形声字,如“盥”(《金文编》270 页)、“醢”(同上 240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 1985 年版 846 页)之类,这条规律几乎可以说是毫无例外的。 (𡗗)显然不是追加形旁而成的多形形声字,所以“𡗗”应该就是它的初文,“○”则是追加的声旁。由此可证“𡗗”和“𡗗”是一字的异体,“𡗗”也应该释作“远”。

这里附带讨论一下“𡗗”字的本义。

三、四期甲骨文里还有一个很像是在“𡗗”上加“止”而成的字:

(24) 。

安明 1897【《合》30085】

(25)   每。

合 31774

西周金文“远”字所从的“袁”作 (《金文编》83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 1985 年版 104 页)，“環”(环)字的声旁有的也不作“袁”而作 (同上 21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 1985 年版 25 页)。这种“袁”字所从的,显然是由上举那个甲骨文省变而成的。西周金文“袁”字的“袁”旁作 (《金文编》427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 1985 年版 537 页),小篆“袁”字作。这种“袁”字所从的 (𡗗)又是由 讹变而成的。^①

① 战国古印有字(见《簠集》44 上“马帝袁”印【《玺汇》4086】。《古玺文编》收此字于附录第 456 页),应释为“袁”,其“袁”旁上部也是由或变来的。这个字省去了“袁”所从的“○”,战国古印文中的从“袁”之字也往往省去“袁”所从的“○”,彼此可以互证。

前面已经说过,按照古代形声字构造的通例来看,“𡗗”和“𡗗”应该是一个字。根据同样的理由,上举那个甲骨文跟“袁”字也应该是一个字。“𡗗”和“袁”都可以用作“遠”字和“𡗗”字的声旁,二者也应该是一字的异体。所以“𡗗”“𡗗”“𡗗”“袁”实际上都是一个字。前二者是“袁”的表意初文,后二者是“袁”字加注声旁的形式。

“𡗗”上加“止”无义可说,𡗗字上部的“止”当是“又”的讹变之形。古文字中“又”“止”二形往往相乱。例如金文“𡗗”字或作𡗗(《金文编》216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1985年版273页),下面的“又”写得像“止”;“復”字或作𡗗(同上87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:见1985年版111页),下面的𡗗(倒“止”)讹变为“又”。甲骨文“毓”(育)字有一个作𡗗的繁体(《前》2·11·3【《合》38244】),胡厚宣先生解释它的字形说:“右旁从两手持衣……象女人产子接生者持襁褓以待之。”^①其说可信。在这个“毓”字所从的两手持衣形里,上面的那个“又”如果跟“衣”形上端斜出的那一笔结合在一起看,也很像“止”字。这是𡗗字上端的“止”形由“又”形讹变而成的明证。也有可能写刻这个字的殷史并没有把“又”误认为“止”,只不过把“衣”形右上部的那一道斜画写得太长了一些,客观上造成“又”“止”相混的后果。不过金文𡗗字的上部则确实已经讹变为“止”了。

在上举“毓”字的繁体里,两手持衣形表示要给婴儿穿衣服。“袁”的本义也应该是穿衣一类意思。结合字音考虑,“袁”应该是“𡗗”的初文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“𡗗甲执兵”,杜注:“𡗗,贯也。”《国语·吴语》“乃令服兵𡗗甲”,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十七引贾注:“𡗗甲,衣甲也。”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引萧该:“𡗗是穿着之名。”“𡗗”和“袁”古音都属元部。“𡗗”是匣母字,“袁”是于母(喻母三等)字。于母

① 《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》,载《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》。

古归匣母,直到《切韵》时代都还如此。“𡗗”字的读音既跟“袁”字如此相近,字义又跟“袁”字表意初文所表示的意思相合,无疑就是表示“袁”字本义的后起字。

《说文·衣部》:“𡗗,长衣兒。从衣,夷省声。”解说字义,分析字形,都不可信。^①

甲骨文里所见的几个“袁”字,所用的都已经不是本义了。上引(20)(21)两条刻辞里的“𡗗”,按照这种刻辞的文例,应该是人名。(23)的“𡗗”从上下文看也应人名。(20)(21)属第一期,(23)属三、四期,这两个“袁”大概不会指同一个人。不过商代往往用族氏作人名,第一期和三、四期的袁可能都是袁族人。(17)(19)的“遠”似是地名。“遠”从“袁”声,二字可通。这两条卜辞所说的遠也许就是袁族所居之地。上古时代,地名、族名、人名三者往往相因。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来了。不过(17)(19)的“遠”是跟对贞卜辞(18)的“𡗗”为对文的。“𡗗”即“蓐”字(即“穉”之古字,与从“艹”“辱”声之纯形声字有别),亦即“农”字(“蓐”、“农”古音阴阳对转,本由一字分化。《论集》编按:关于“𡗗”字,参看本集《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》)。也有可能“𡗗”指“农郊”而言(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“说于农郊”,《毛传》:“农郊,近郊。”),“遠”指“遠郊”而言。(22)“其𡗗”的意义尚待研究,也许应该读为“其遠”。(24)(25)两辞残缺过甚,“𡗗”字的意义也难以确定。不过从残文或同版卜辞来看,这两条应该是田猎卜辞,“𡗗”有可能是地名,也有可能应该读为“遠”。

正由于“袁”字经常被用来表示本义之外的其他意义,所以后人又造了一个“𡗗”字来表示它的本义。这种现象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是极为常见的。“𡗗”字的声旁“𡗗”,本以“𡗗”的初文“袁”为声旁。这跟“疆”字的声旁“疆”以“疆”的

① 但是甲骨文又有𡗗字(《甲》3576【《合》22274】),金文“袁”字的“袁”旁和小篆“袁”字所从的𡗗(𡗗),有没有可能并非𡗗的讹形,而是由𡗗变来的呢?也许𡗗的本义就是“长衣兒”,𡗗是它的加声旁的后起形式,跟由𡗗(𡗗)字变来的𡗗本非一字,后来这两个字由于形、音皆近混而不分,𡗗为𡗗所吞并,就跟“晨”为“晨”所吞并一样。这是一个没有多少根据的设想,姑志于此以待研究。

初文“𡗗”为声旁，“廩”字的声旁“稟”以“廩”的初文“𡗗”为声旁，是同类的现象。

下面再讨论“𡗗”字。

上引(5)的𡗗字，《甲骨文编》隶定为“𡗗”(408页)。其实这个字的左旁的下部明明是“土”字，甲骨文“立”字的下部从来不这样写。“土”上的“𡗗”应该是“𡗗”(木)旁之省。在甲骨文里，𡗗和𡗗在用作表意偏旁时可以通用。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象。其实𡗗旁不但可以写作𡗗，而且有时还可以写作𡗗。例如“莫”字既可以写作𡗗𡗗，也可以写作𡗗(《甲骨文编》24页)；“朝”字既可以写作𡗗，也可以写作𡗗(同上20页)。甲骨文有𡗗字(《佚》292【《合》29092】)，就是《说文》“散”字所从的“𡗗”。①金文“散”字多从𡗗(《金文编》223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：见1985年版283页)，𡗗也是𡗗的简写，并非“竹”字。所以“𡗗”字没有问题应该释作“𡗗”。《甲》1519有𡗗字，《甲骨文编》隶定为“𡗗”(408页)，其实也是“𡗗”字。有一条三期残辞说：

(26) 庚午卜贞：王其田𡗗

合 28577

“田”下一字也应释作“𡗗”。(《论集》编按：《英》2302“王其田𡗗涓日亡不雨”，“田”下一字也是“𡗗”。此辞“亡”下似原脱一“𡗗”字。)

“𡗗”字屡见于西周金文，是一个从“犬”从“𡗗”省声的字。“𡗗”是“𡗗”的本来写法，后来繁化为“𡗗”，古书多写作“𡗗”。“𡗗”“𡗗”(尔)古音相近(《尚书·尧典》“归格于𡗗祖”之“𡗗”，今文作“𡗗”)，所以克鼎和番生簋都假借“𡗗”字为“柔遠能邇”的“邇”(迓)。②上引(1)(2)、(4)(5)两对卜辞都以“𡗗”与“遠”为对文，“𡗗”字用法与金文“𡗗”字相同，也应读为“邇”。“遠𡗗”和“𡗗(邇)𡗗”可能

① 参看于省吾《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驂传制度》，《东北人大人文科学学报》1955年第2期。

② “柔遠能邇”为周代成语，见《尚书》的《文侯之命》《尧典》和《诗·大雅·民劳》。关于金文“𡗗”字假借为“邇”的问题，参看孙诒让《克鼎释文》(见《籀庠述林》卷七)、王国维《克鼎考释》(见《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·内编·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》)、郭沫若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·大克鼎》。

分别指离王都较远和较近的𡗗。“王其田远”和“其𡗗(邇)田”，当是占卜王应在远处还是在近处田猎的对贞之辞。

下面附带讨论一下甲骨文里的“𡗗”字以及可能跟“𡗗”是一字异体的“𡗗”字。弄清它们的各种繁简不同的写法，能使我们更加相信“𡗗”是“𡗗”的简写。

甲骨文有“𡗗”字：

(27) □□[卜]方贞：𡗗□于宫□(生?)。十二月。

前 6·13·2【《合》7928】

(28) □午卜古贞：□𡗗木。

邲二下 38·7【《合》5749】

罗振玉认为此字像“两手持木植于土上”，可能是“树蓺”的“蓺”字(《殷虚书契待问编》6·3 上)。其说可信。古文字从“収”从“乚”往往无别。金文𡗗(奉)字也可以写作𡗗，^①“对”字异体有作𡗗𡗗等形的，也有作𡗗𡗗等形的(《金文编》119—122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：见 1985 年版 157—158 页)，都是例子。金文“𡗗”字作𡗗^②𡗗(《金文编》137 页。《自选集》编按：见 1985 年版 178 页)等形。它们和甲骨文“𡗗”字的关系，跟“弄”和“𡗗”、“𡗗”和“𡗗”的关系是一样的。从“𡗗”字在卜辞里的用法来看，把它释作“𡗗”也很合适。(28)说“𡗗木”，等于我们现在说“种树”。《甲骨文编》不取罗氏释“蓺”之说，把这个字隶定为“𡗗”(520 页)，是审慎过了头。(《论集》编按：西周金文亦有“𡗗”字，见《集成》2437 𡗗虎鼎。)

甲骨文还有𡗗𡗗𡗗等字：

(29) 贞：王其出(有)𡗗，[生]。

(30) □不其生。

乙 3251【《合》5908】

① “𡗗”字见召伯虎簋。此字当释“奉”，《金文编》误收于“对”字下。看杨树达《小子相卣跋》(《积微居金文说》，第 167 页)及《六年𡗗生簋跋》(同前，第 269 页)。

② 见𡗗方彝、𡗗尊(郭沫若《文史论集·𡗗器铭考释》所附图版 16、19—22)。宋人著录的中诸器铭文“𡗗”字与此略同，见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》卷十南宫中鼎二、三及卷十一召公尊。

(31)  

乙 3541【《合》9554】

(32) , 不其生。

乙 3534【《合》9555】

它们显然都是“𣎵”字的异体。从(29)(30)(32)诸辞的文义来看,把它们释作种𣎵之“𣎵”也是合适的。【编按:陈剑指出,(31)所从出的《乙》3541,蔡哲茂已将其与《乙》3362 缀合,“𣎵”下可补出“生”字,见《中西学术名篇精读·裘锡圭卷》,上海:中西书局,2015年6月,218页陈注12。】他辞或以“乎(呼)耜,生”与“不其生”对贞(《丙》233【《合》904】),文例跟这几条卜辞相类。

《乙》3622【《合》18730】有字,也有可能是“𣎵”的异体,可惜此辞已残,无法核对辞义。【编按:陈剑指出,《乙》3622已有学者将其与他片缀合,所举之字(以下以△代之)所在之辞已完整可读,是卜问“△”是否会“害云”的,从辞义看,“△”似非“𣎵”之异体,见上条所引书219页陈注13。今按:最近作者有《试释殷墟卜辞的“𣎵”字》一文,将此字改释为“𣎵”,其文将刊载于《古文字研究》第32辑。】

以上所引的“𣎵”字都见于第一期卜辞。“𣎵”字的这些异体说明它所从的“収”可以省作“又”,“木”可以省作“彳”。

三、四期甲骨文里有写作的“𣎵”字:

(33) 其冒(罍),①于东方,𣎵(擒)。

(34) 于北方,𣎵。

屯南 2170

“𣎵”、“设”二字古音相近,②可以通用。武威汉墓所出《仪礼》简多以“𣎵”为“设”。③上引卜辞里的“𣎵”字也应该读为“设”,是设置捕兽之网的意思。三、四

① 王国维释甲骨文字为“罍”(《尔雅·释器》“麋罍谓之罍”),《综类》以、为一字,皆可信。“矛”“目”二字古音阴入对转。“冒”所从的“目”既代表麋鹿一类野兽的头,又兼作声旁。

② 古音“𣎵”属祭部,“设”属月部。二字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阴入对转的关系。“𣎵”可读作“势”。“势”“设”声母相同。

③ 今本《仪礼》“设”字,武威简本多作“𣎵”。《武威汉简》编者校语说:“𣎵今本作设,疑是𣎵(即藝所从)字。”(《特牲》第7简校语)今按汉隶“𣎵”字及“𣎵”旁作“𣎵”者习见,如老子铭“𣎵”(势)字、丁魴碑“𣎵”字与北海相景君铭“藝”字所从的“𣎵”旁等(参看《隶辨》)。武威简“𣎵”字没有问题就是“𣎵”字。